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文粹卷四十五 四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范廷驊

唐文粹卷四十五

宋 姚鉉 編

古文丁

言語對答十八

拜禹言 李翺

拜嶽言 陳黯

治家子言 陸龜蒙

齊處士言 袁皓

英雄之言 羅隱

言盟 李華

齊誅阿大夫語 牛僧孺

設毛延壽自解語 程晏

對禹問 韓愈

濟為瀆問 李甘

寒泉子對秦惠王 陸龜蒙

經旨五

補逸書白居易

疑經司空圖

正尸祭皮日休

拜禹言　李翱

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隴西李翱敬再拜禹之堂下自賓階升北面立弗敢嘆弗敢祈退降復敬再拜哭而歸且歌曰惟天地之無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予弗及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

拜嶽言

陳黯

黯自關東隨計來闕下經華嶽祠有巫導以祈謁迺徹蓋整衣馨爐瀝觴瓶拜而前緘默而退巫曰客是行也務名邪官邪胡為乎有祈禮而無祈詞神之肹蠁而荅盍舒乃誠曰余其來拜白以嶽長羣山猶人之有聖賢草木之有松蘭百川之有河海鱗羽之有虬鸞屹屹崇崇干霄柱空載國祀典宜人攸宗拜之思盡乎余之敬詞之黯懼乎神之聦且神視果高而聽果深必福其善

而禍其淫佘行合乎神也必照而臨如欺乎神也祈之乎何心巫兮佘言無妄兮為妄言者之箴

治家子言　　陸龜蒙

武王既伐殷懸紂首有泣於白旗之下者有司責之其人曰吾治家子也數十年間載易其鎔範矣今又將易之不知其業故泣吾祖始鑄田器歳東作作必大售殷賦重秉耒耜者一牧不敢起吾父易之為工器屬宫室臺榭侈其售倍民凋力竆土木中輟吾易之以為兵器

會諸侯伐殷師旅戰陣其售乂倍前也今周用鉞斬獨夫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必壞吾亡無日矣武王聞之懼於是包干戈勸農事治家子復祖之舊

齊處士言　　　　袁皓

齊祖受宋禪大宴卿士顧謂丞相曰予不肖幸有天下非百執事羽翼小子共拯宋人之溺也然予不敢易時而侮器使治逾十載致黄金與土同價朝臣稱賀內外讙懽快喜相聲日走天下齊封父聞而慶曰宋人生矣

而告鄉處士處士聞而泣曰捨虎逢狼改時而亡吾為宋人幸未死果塗炭於齊矣新主之言豈成聖人之道邪君王知黄金貴於土不知百姓視土貴於黄金吾聞古者土地之封在於民阜而國殷土有林木民時而取土有醎滷民時而煑土有禾黍民時盈庾金玉在山桑麻在原聖人不禁無私無官死者有土生者有田聖人樂而百姓同百姓憂而聖人然句絶秦傳亂國之疾百姓之苦莫痊漢壤既廣百姓饒矣土地之利百姓莫時而

竊之金玉山在山鹹滷在田取塊土者犯禁而死生無土而可以田殁無土而及乎泉生則稅蠧而郡蠶邑剋而吏齧吾視宋人之淬久矣未見宋人有寸土者君王苟欲致民於生地不若薄民之賦貽民之利知百姓貴土於黄金則其民受福於齊矣封父敬而謝曰吾將聞執政可乎處士曰否是欲急挈吾於禍矣惟父勿施吾將狂

英雄之言　　羅隱

物之所以有韜晦者防乎盜也故人亦然夫盜亦人也冠屨焉衣服焉其所以異者退讓之心貞廉之節不恒其性耳視玉帛而取者則曰牽於寒餓視國家而取者則曰救彼塗炭牽於寒餓者無得而言矣救彼塗炭者則宜以百姓心為心而西劉則曰居宜如是楚籍則曰可取而代噫彼必無退讓之心貞廉之節盖以視其靡曼驕崇然後生其謀耳為英雄者猶若是況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不為人之所窺者鮮矣

言毉

李華

晉侯方圖秦旣而有疾秦伯和毉和視之將行戒之曰鄰國相病大夫何以爲行對曰臣不發藥石請以詞痊晉侯而國無害秦伯悅以鄉禮遣之和至於晉晉君幄銅鞮之宮憑豐肥倚柔容更衣被珠玉者百許人膳夫列鼎於庭而後延客客辭曰始受命於寡君以除君疾爲役今大國反以色與食病臣非臣所及也中軍師對曰此寡君待先生之禮也不意爲過敬惟所擇客曰臣

彎而馳千里形甚勞而氣不足所欲者酒一㽋果一器脂䱀佐飯而已其餘不敢煩大國再拜受賜而診之曰君聲流而陽氣濁而浮色寒而容壯與楚王相若亦可為也亦不可為也晉侯曰楚子何如而方寡人容曰臣嘗聘楚楚境大而富山川林藪之㽋踰淮而竟南海晉與齊秦不敵也晉侯曰寡人未嘗涉楚且置楚王願聞其國之説容曰君不念臣亦未究楚封疆之事直所以見言之楚也近郊去郢尚三百里引車登岡平視諸宫

丹素燭天仰不見空如水漂浮半在其中滄波動揺低昂隨風鷁鷁南極山松不盡乍伏乍起參差高卑流雲重輕或滅或明道路緜緜縈山繞川車蓋如軒稍覺登原赤霄冐頂舉手摩天向之高者乃在車下陰谿冥冥投石無聲狀其乳苑之内則連山黰以當户容杳杳而葉葉若堅刃與慢塗呀將拆而復合露封隙之嵌空聲小往而大荅聳崖峴以日爣呼朗反穿偃仆而雲晋烏合反濱江皐衍百里芳草往往白沙日炙晶溔俞皎反綠野半

緜走舉蒼連箘簬梗梓檹柚之林密孕元氣寒暑若一翳不流風颸不漏日傒狙飛走經息百態啾啾幺號終肵竟晦瑩英紛目如雪蔽路四望無人移足没屨黄鳥時鳴白鷳飛度晥險嗷江江浘為潭庱庱刃淩反不動常有神怪龜魚涵泳露鱗出介纖草以颻風颭職琰反波起崩濤迸沫勢不得止精怖魂怕毛骨洗初峻反然攀木瞑眸猶懼踣泉頹麓疏冗縈源鼻歕文流潛潛鋤耕反合注湯湯晝夜有聲當暑清涼透崖撲湍躍而後逝初疑

可及忽似無際旋去眩迴楈胡骨反溯鋪明反泊鋪郭反沇宕

軦姤本反石敵磨火發川上纔夷又亞傾沙委浪白煙徼

蒼通波滴望澹澹灩灩久而生根淅淅飛雨冥冥起雲

沅湘春生蒼梧日晩聲與聽盡色隨望遠蘋荇荷蓋組

繡一川愕羽族之多名紛合散於水間泛隨流而將下

時逆浪而復還喧呼雷駭沈起雲翻兩不相傷貌豫體

閑緣涯疊觀照江成霞碧水連漪淺深見沙旁經闤闠

溢浸欄檻上有嬪嬙緜音入雲侵杳眇而將絶隨隤風

而優聞齊宋鄭衛之樂張於宮中撞金擊石草木競發堅城雉圻崇山峰墜鳥獸狂悖淮湖皆沸首飾戴千金一膳頃千家恥不相及者以粒計倉祿之衆半於平人秣馬之費倍於租入其餘竒麗之富奉養之侈率與是侔楚王甚泰而楚人甚病中叔請老而不與政言未畢晉侯舒氣而伸幹曰向先生言亦可為也何哉客曰此未足累楚故曰可為也若張而無厭則不可為也晉侯色生力起斥御者撤膳蓋而請曰先生終說寡人病幸

間矣客乘時而動之曰楚使令尹司馬理兵於北疆以臨獘邑獘邑大夫少者則請閈闕以戰老者則曰君務息人楚恃其富強因侈生欲未足畏也寡君乃發府將賙而四境寡小君以四時之用為請寡君曰是出於人而歸於人無人則無是夫何愛焉申命上大夫布幣於人而謝之曰孤不德使爾父兄子弟不自保於楚師故罄以相勞秦人感君皆泣婦人處子亦請執報楚楚朝聞而夕卷師君臣震伏而受職於秦此先王不戰之術

也晉侯恍然以楚事而照於晉遂輟謀秦由是大國修好小國來朝戎狄皆附客果以詞㢦晉故曰言蠱

齊誅阿大夫語　　牛僧孺

齊威王謂阿大夫曰汝孰愿吾左右哉曰近吾君者也王曰吾以阿民寄汝是則割吾憂於心者而謂給吾使於宫者為近邪夫宫中之近不過為吾折支矣吾體有所貴是亦有所賤豈以反貴於心乎故入宫之職非近也入心之職為近也順顔走指出入無方者藝之至也

授印於外不必在宫者信之至也汝在吾所以依也比吾所以藝不愧冕衣裳哉今則戮汝使卿大夫識遠近之正於是羣臣快賀而國大治君子曰正室之明莫盛乎午者左右陰不至也如齊威安有不明乎

設毛延壽自解語　　程晏

帝見王嬙美召壽責之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臣以為宫中美者可以亂人之國臣欲宫中之美者遷於胡庭是臣使亂國之物不逞於漢而移於胡也昔閼天獻

美女於紂而免西伯齊遺女樂於魯而孔子行秦遺女樂於戎而間由余是豈曰選其惡者遺之美者留之邪陛下以為美者是能亂陛下之德也臣欲去之將靜我而亂彼陛下不以為美者是不能亂我之德安能亂彼謀哉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遷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去亂臣為陛下遷亂耳惡可以為美為彼得乎帝不能省君子曰良畫工也孰誣其貸哉

對禹問　　韓　愈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民也則深矣傳之子而

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也天之生大聖人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之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

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濟為瀆問　李甘

北諸侯來朝過温温令送於温指問水名令曰濟也侯曰豈濟瀆邪令復曰然侯曰河吾望也其横千里渾猛如漲無風或毀舡殺人得清淇洹漳之水不加深别為九河不加狹彼所以為瀆也今盡濟水之力載數石之舟廣不能横深不能浮而曰與河同霊等秩吾不識先

王班祀之意也今曰濟南去數十里過河矣寡介如此馳狂濁中未嘗波渝氣奪別河而潛積沙連塊千里不壓不翳益壯其流帥汶而東終能發山輸海此其所以為瀆也今河負其強大自積石不捷趨海往來戎狄間脅涇渭灃潦汾洛伊沁之水以滋其暴決愁民生中土患勢逆曲多窮始歸海此皆濟水所羞也執事豈以大為賢乎侯默然

寒泉子對秦惠王

陸龜蒙

寒泉子秦之處士見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横事說大王者為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書十上王弗聽有之乎曰然其道如王王邪霸邪曰黜其霸以濟王乎曰然則何上書之煩而用之疎乎惠王曰醢雞不能混雷霆嬰兒不能抗烏獲者響與力懸絶故也蘇子誠辯矣安能以三寸舌謀山東諸侯使西面朝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隻矢之為利也顧其猶捕風耳諸侯不可一非一朝也齊桓晉文

之伯也始若膠附終若冰拆豈止連雞不能俱上於棲而已哉寡人塞耳義弗聞也寒泉子曰不然夫齊荆三晉之人病於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為兵一為鎛銚董澤之蒲十九為幹一為箕捲父子兄弟之血前後濺野草𦶜䰟為燕氛趙骨化魏土悽痛之聲入金石出弦匏聞之者悄慼酸眉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秦連衡暮得怗怗安卧秦亦厭戰雖皷牙頰未能吞諸侯秦休而強吾亦勇而儁矣設有辯口安能反覆乎大王不

用秦詔一武士尺鐵斷其頸無令車輪輾關下土使東諸侯聞其言合從散横東向以背秦王出則奪氣入則包羞及其殆也披土地以奉讎國獨不念秦仲之業艱難乎春秋祀事何面目見宗廟惠王卒勿用寒泉子耕於鄗趙即封蘇季子為武安君六國果奉教秦閉關十五年

齊司寇對

程晏

齊境多寇司寇不理景公名司寇讓之反諍公曰請理

君朝廷之冠也公曰君廢其職反責我欲亂其責也曰不然君不聞鼷鼠之牙乎食人與百類雖嚙盡而不痛俗謂之甘口鼠也魯國之牛聞食其角矣請以是諷焉牛之寢齕有蛟蚋撓其膚毛必知鼓耳摇尾以揮之及鼷鼠食之即不知痛也鼠之一牙豈不甚於蛟蚋之噆乎以其口甘雖貫心徹骨而不知也况其角乎公誠職臣以司寇請司朝廷之冠然後司封疆之冠也朝廷之冠其鼷鼠乎食君之角矣又將貫骨與心也是患大而

君不知也封疆之寇蚑蚋乎但撓君之膚毛耳君將鼓耳揺尾以揮之是患小而不知大也臣所以急其大而不知慢其小而得知也景公不喻竟坐司寇以不事晏子曰司寇死田氏為鼷鼠於齊矣

真龍對　　盛均

客有抽時賢待己之禮與葉君愛龍意於座曰葉公好假而憚其真誠然乎均曰即飛出丹青者殊非真翔來庭宇者愈假矣何則夫靈濟於物無求於物無求於人

實龍徒也今閩葉公鱗畫其象則摹形趨之是欲滋乎豢養宛蛇魚類耳真烏在哉曰然則擾于夏鬬于鄭者非邪曰妖而怪所以幽王青身子産不禮焉率假物矣彼其真龍者道能神化其流多派或蟠於天或巢於田或翼於人或為馬或為劒有倖於此靡徒不居其在天也樞紐陰陽不蹉厥當其在田也贍庚鏈土庶彙蕃廡其在人也珠媚心瀾呀成智門其為馬也匝體柔油徧崇九州其為劒也鬼淚淫淫秩江萬尋至如挾雲則十

雨時濡銜照則三光遞舒是羣龍也緜古今而不僵渥生人以無倦聖賢在上將利益於物天下無道必亢悔於時豈獨獢獢欄端露感於葉公而誇介喙哉是謂妖怪假物也客皺眉而俯不敢言

愚谿對　　柳宗元

柳子名愚谿而居五日谿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為愚邪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邪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温屯嘔泄藏石走瀨連艫糜

觧有魚焉鋸牙鋒尾而獸啼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谿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秦有水掎汩泥淖撓混沙礫視之分寸眙若睨壁淺深險易昧昧不覿乃合清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涇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

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子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為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邪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邪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焉猶以為名今汝獨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近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仄僻迴隱蒸鬱之

與曹螺蜯之與居惟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駸駸以遊汝闖闖以守汝汝欲為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惟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為愚而猶以為誣寧有說乎曰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邪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衆裘我絺溽暑之

爍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游不知吕梁之異乎安流以没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衡行榛棘傴卧𣧑蝪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為盈退不為抑荒凉昏默卒不知克此其大凡者也顧以是汗汝可乎於是谿神深思而嘆曰嘻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紀梁公對　　楊夔

天后幽中宗之後有不下閫闥移六合之志故徐敬業唐之奇等於揚州起兵以興復唐室然皆不旋踵而退遂引用酷吏開羅織之門以懾伏内外一日狄梁公獨對天后曰吾自用俊臣思正來朝臣知所懼否梁公曰朝廷小人不達天命或有異議然陛下以木有一竇之蠧將翦樹而弃之乎錦有一點之汗將全匹而燔之乎養隼者誠欲其鷙於烏鳶乎鷙於鸞鳳乎鷙而無别不如不鷙矣天后默然

答問諫者

陳 黯

或問古之士能直諫不君之君者其誰為最曰有諫者齊人茅焦曰夏無龍逢耶殷無比干邪曰不以之無而功德相遼耳夫諫者不獨以言之忠而欲其氣雄不獨其名之彰而欲其事立四者克備是為難矣昔嬴政吞噬羣雄以取天下豪暴奢侈古初無先故非必為而諫必拒當遷太后於雍有及泉之誓凡戮諫者二十七人矣天下忠赤之士莫不因氣鎖詞是時焦能獨奮勇果

不顧其威肉視虎狼冰顧鼎鑊諤諤造廷折其四失俾暴主悔非遷善而從其言由是骨肉之恩斷而再續君臣之義捨而再交諫諍之路塞而再啟皆由焦之功也噫忘軀殉忠亦諫者之職然死於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心哉進諫於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詞哉斯可謂言忠氣雄名彰事立備矣豈若龍逢諫桀比干諫紂徒自棄聲婉詞而又身不免事不立其足為茅先生之徒歟問者喜而退

文道元龜 并序

尚衡

天寶初適於平陽平陽太守稷山公則衡之從考舅雅好古道崇尚詞客當今文人相與多矣嘗歎曰取士之道才其難乎或精文而薄於行或敦行而淺於文斯乃有失其道一至於此顧衡曰吾嘗語爾知言爾其言之衡私門以文場而進五世鄙雖不嗣忝藉餘休敢著元龜以叙其事元龜曰文道之興也其當中古乎其無所始乎且天道五行以別緯地道五色以別方人道五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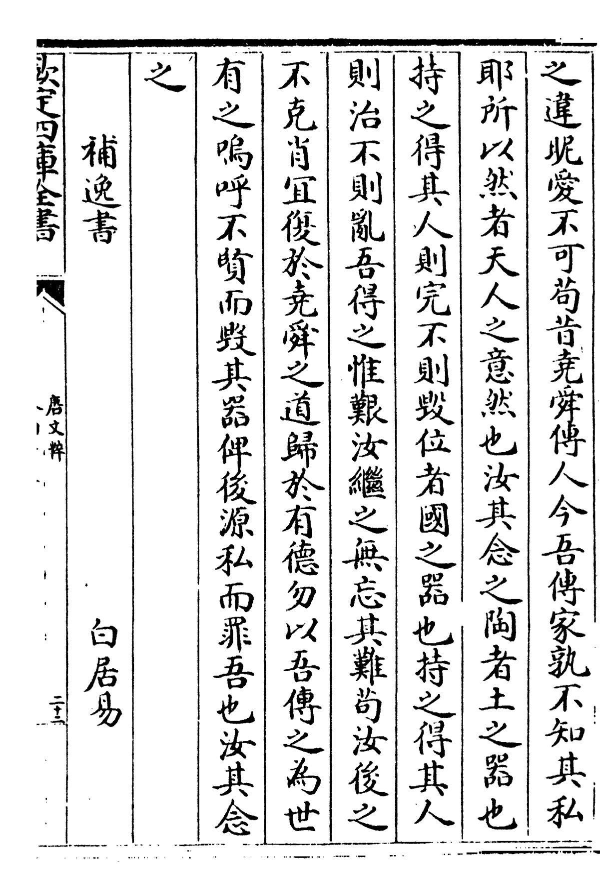
以别德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非五緯孰可以知天非五方孰可以辨地非五常孰可以化人文之為道斯亦遠矣天人之際其可得於是乎夫卦始乎三畫文章之閫大抵不出乎三等斯乃從人而有焉工與不工各區分而有之君子之文為上等其德全志士之文為中等其義全祠士之文為下等其思全思也可以紀物義也可以動衆德也可以經化化人之作其惟君子乎君子之作先乎行行為之質後乎

言言為之文行不出乎言言不出乎行質文相半斯乃化成之道焉志士之作介然以立誠憤然有所述言必有所諷志必有所之詞寡而意懇氣高而調苦斯乃感激之道焉詞士之作學古以抒情屬詞以及物及物勝則詞麗抒清逸則氣高高者求清麗者求婉恥乎質貴乎清而忘其志斯乃頹靡之道焉古之人貴有文者將以飾行表德見情著事杼軸乎天人之際道達乎性命之元正復乎君臣之位貽感乎鬼神之奥苟失其道無

所措矣君子也文成而業著志士也文成而德喪然今之代其多詞士乎代由尚乎文者以斯文而欲軌物範衆安邦叙政其難致乎化成悲夫敢著元龜庶覩文章之道得喪之除悔吝之所由焉

禹誥　　陳黯

禹贒益以天下授益采其謳歌之所歸卒讓於啟故啟不由父授而書無典訓黯追其首作禹誥嗚呼惟位於君惟父於民禪授無疏親親惟其人德之肖仇敵可道



之違昵愛不可茍昔堯舜傳人今吾傳家孰不知其私耶所以然者天人之意然也汝其念之陶者土之器也持之得其人則完不則毀位者國之器也持之得其人則治不則亂吾得之惟艱汝繼之無忘其難茍汝後之不克肖宜傳於堯舜之道歸於有德勿以吾傳之為世有之嗚呼不賾而毀其器俾後源私而罪吾也汝其念之

補逸書

白居易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葛伯荒怠敗禮廢祀湯專征諸侯肇徂征之湯若曰格爾三事之人逮於有衆啟乃心正乃容明聽予言咨爾先格王有彝訓曰祿無常苟苟於仁福無常享享於敬惠乃道保厥邦覆乃德殄厥世惟葛伯反易天道怠棄邦本虐於民慢於神惟社稷宗廟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靡禋祀告曰罔犧牲以供俎羞予畀厥牛羊乃既於盜食曰罔黍稷以奉粢盛予佑厥稼穡乃困於仇餉今爾衆曰葛罪

其如予予聞曰為邦者祇奉明神撫綏烝民二者克備尚克保厥家邦吁廢於祀神震怒肆於虐民離心頃繩契以降暨於百代神怒民叛而不顛擠者匪我攸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肇征有葛咨爾有衆克濟厥功其有儆師徒戒車乘敬吾事者有明賞其有罔率職罔戮力不龔命者有常刑明賞不僭常刑無赦嗚呼朕告汝衆君子監於茲欽哉懋哉罰及乃躬不可悔

疑經　　司空圖

經曰天王使來求金又曰求車豈天王之使私有求於魯邪不然傳聞之誤耳若諸侯之使來求金則謂求可矣若致天子之命徼於諸侯其可謂之求耶且率土之人與其貨殖皆一人之所有父之財守於其子則用不莫不恭命其可謂之求乎春秋之旨尊君卑臣豈聖人為魯不為周邪書云天王守於河陽尚為晉侯諱召天子豈可不為周諱其過哉縱天王制用失節多取於諸侯而欲垂誡即書於周史可矣若書於諸侯之史是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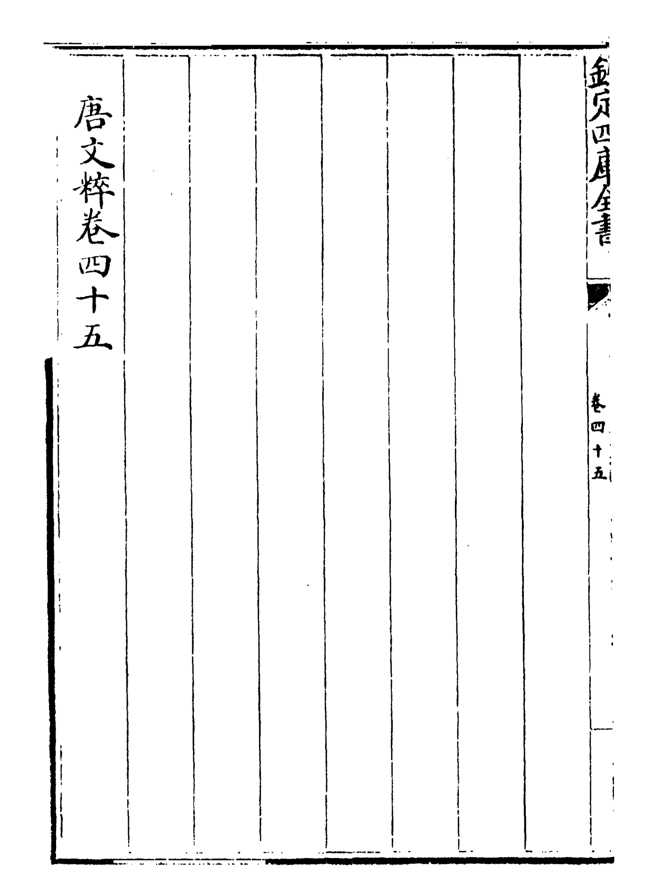
恪其僨而侮王命也王祭亦不供矣必非聖人之文也
必若王人責其稽命曷不書曰天王使某責貢金儻以
取金爲不文曷不曰天王使某來徵貢金亦譏在其中
矣以是愚疑仲尼書天王使來句絶求金是使乎私自求
而懲之也不然求與責文或相近傳寫之誤焉不爾何
子夏之徒不能措一言哉捨此而譏訶皆小小者耳

正尸祭

聖人知生足其事事之知死不足其思制之生象其死

窮其思也尸象其生極其敬也夫禮也者足以守不以加加則弊足以加不以闕闕則怠足以闕不以廢廢則亂故禮享立尸於廟王則迎有拜有酳尸有酢所以立象生之敬也今視唐禮皇帝神降而拜象乎妥尸受福於神象乎酢尸嗚呼唐有天下化乎三百年其禮典赫然可以蛾漢蠓魏豈不能守周孔禮制哉故曰不以加加則弊禮無匜盥之文漢魏以來加之是也以加不以闕者周官射人祭祀則賛射牲王親射也自漢魏以來

惟以毛血為薦是也足以闕不以廢古者屈到嗜芰屈建薦之謂乎非禮梁氏祀以蔬食是也嗚呼讀漢魏及梁書代無其人忍使其禮蔽息廢闕相接至此耶豈天然之使俟吾唐之人補其逸典哉是宗廟祭尸不當廢也已



唐文粹卷四十五

唐文粹卷四十六

宋　姚鉉　編

古文戊 總二十四首

讀四

讀荀 韓愈

讀墨子

讀鬼谷子 來鵠

讀司馬法 皮日休

辯九

諱辯 韓愈

辯文 獨孤郁

辯謀 陳黯

辯害 羅隱

時辯 沈顔

三子言性辯 杜牧

象耕鳥耘辯 陸龜蒙

太華仙掌辯 王涯

廬江四辯 盧潘

解十一

進學解 韓愈

仲尼不歷聘解 盛均

文之章解 韋籌

獲麟解 韓愈

國之興亡解 李華

象刑解 沈顔

工器解 程晏

人旱解 戚均

歸解書彭陽公碑陰 朱閲

命解 李翺

叛解 李甘

讀荀 韓愈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已耳揚雄氏而已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醇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

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删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予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讀墨子

儒譏墨以尚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之賢者春秋譏專臣不尚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為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

喪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予以謂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

讀鬼谷子

來鵠

聖人神疲力盡以行道開禮展樂以告人欲天下不忘

乎温良忠慤敬讓之心也後之明王又增以設學校立廟祀籩豆時修衣冕屢製其天下之書則牆衰整整林軸麗麗斯可謂教道之備者也如是猶有不率其勸不由乎道者所以聖人憂其窳蹐乃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壊三年不為樂樂必崩何訓之示之之至而訓之示之之難也鬼谷子者鬼谷先生之書也六國時所作其教人容動色理氣意之閒以詭紿激訐怮固呼哩離合揣測反覆憸滑之術悉備於章旨余讀之知六國之時得

術是書者惟秦儀而已亦盜禄入國之秘經然自六經已降至於漸醨之後其中有數篇者乃今之粉皃乳子亦可與秦儀齒也至於捭合飛箝捭合飛箝皆篇名實時之常態是知漸醨之後不讀鬼谷之書者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嗚呼聖人之道設禮樂詩書之多學校廟祀之盛孜孜矻矻則何易壞易崩入人之心難邪鬼谷之書三卷而已代不家有則何自然符合奥妙契人心之易邪使天下用聖人之道學温良恭慤敬讓之心得如自

然符契鬼谷之書者則吾見聖人無恨矣抑余瞑目放已陶陶入太古風是不可得也昔蒼頡文字鬼爲之哭不知鬼谷作是書鬼何爲邪吾今不覺毛磔膽寒者是疑今之復有鬼谷新書而懷之者則吾不知其備

讀司馬法　皮日休

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唐虞尚仁天下之民從而帝之不曰取天下以民心者乎漢魏尚權驅赤子於利刃之下爭寸土於百戰之内由士爲

諸侯由諸侯為天子非兵不能威非戰不能服不曰取天下以命者乎乎由是編之謂術（謂太公六韜也）術愈精而殺人愈多法益工而害物益甚嗚呼其亦不仁矣蚩蚩之類不敢惜死者上懼乎刑次貪乎賞民之於君猶子也何異乎父欲殺其子先紿以威後啗以利哉孟子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使後之士有是者雖不得土吾以為猶土焉

諱辯

韓愈

愈與進士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與丘同音蓲烏蓲草名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而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則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

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周公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斯孔子不偏諱二名孔子曰宋不足徵也又曰某在斯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衛桓公名完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曾子曰昔者吾友又曰晳裘而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饑

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以諭為近代宗廟諱以機為近主宗廟諱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為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

參者邪

辯文　　　　　　　　　　　　獨孤郁

或曰文所以指陳是非有以多為貴也其要在乎彩飾其字而慎其所為體也又曰文章乃一藝耳是皆不知上流之文而文之所由作也夫天之文位乎上地之文位乎下人之文位乎中不可得而增損者自然之文也故伏犧作八卦以象天地窮極終始萬化無有差忒故易與天地準此聖人之文至也但合其德而三才之道

盡後聖有作不能使之為五或七而九洎曲折者是其文之至也文字既生治亂既形仲尼作春秋以繩萬世而褒貶在一字是亦文之至者乎然則易卦之一畫春秋之一字豈所謂崇飾之道而尚多之意邪夫文者考言之具也可以革則不足以畢天地矣故聖人當使將來無得以筆削果可以包舉其義雖一畫一字其可已矣病不能然而曰必以彩飾之能援引之富為作文之秘急是何言之末歟夫天豈有意於文彩邪而日月星

辰不可踰地豈有意於文彩邪而山川丘陵不可如八卦春秋豈有意於文彩邪而極與天地侔其何故得以不可越自然也夫自然者不得不然之謂也不得不然又何體之慎邪夫天地八卦春秋惟止於此者也吾得定其所云其不至於此者惟吾何學焉吾安能以天下之心也是則其心卓然絕於俗者其文不求而至也無得子為教苟於聖達之門無所入則雖劬勞憔悴於黼黻其何數哉是故在心曰志宣於口曰言垂於書曰文

其實一也若聖與賢則其書文皆教化之至言也徒見其纖靡而無根者多紿曰文與藝嗚呼

辯謀　　陳顯

覆載之中胸有心者有其謀然其謀則必為已而鮮為人也故有孜孜汲汲力於謀者得之則逸身豐家不得則嫉時怨命噫此真澆風薄俗者之心也豈古聖賢之心乎大古聖賢未始無謀而不求利於身也不求利於身而利自及也何以明之堯舜有大寶之位不傳於子

而傳於他人是為天下之謀得其君也大禹疏鑿橫流過其門而不顧啼嬰是為天下之人謀出其溺也后稷勤耕播殖百穀是為天下之人謀粒其食也其謀信何如哉古今語帝王者必首於堯舜論功德者無出於禹稷風馨億齡不復磨滅其利身又如何哉近世之謀則不然小者不過於謀衣食大者不過於謀祿位觜之利天下者或未見謀嗚呼持是心而希其道侔於古人是猶欲越山海而捨梯航其進也無由矣雖今聖人在上

賢人在位其謀靡為不然恐蚩蚩者日用而不知也故因文以辯之且欲賢不肖皆公其心苟賢不肖皆公其心則三古之風日可復矣

辯害　羅隱

虎豹之為害也則焚山不顧野人之菽粟蛟蜃之為害也則絶流不顧漁人之鉤網其所全者大所去者小也順大道而行者救天下者也盡規矩而進者全禮義也權濟天下而君臣立上下正然後禮義在焉力不能

濟於用而君臣上下之不正雖抱空器奚所施設是以佐盟津之師焚山絶流者也扣馬而諫計薇粟而顧鈎綱者也於戲

時辯　　沈顔

論者以五帝不迨於三皇時變也三代不迨於五帝時變也五伯不迨於三代時變也孰曰時其在君乎在臣乎在民乎沈子曰在君不在臣在臣不在民在民不在君臣古若羲若軒若陶若虞時在君也若殷武丁若周

武王若齊桓公若晉文公時在臣也若夏之桀殷之辛周之赧秦之二世時在民也故時在君則為皇為帝時在臣則為王為霸時在民則為禽為虜為禍矣夫君德日勤時在於君君德不申時在於民愚故曰在君不在臣在臣不在民在民不在君臣吁唯明君而能知時之所在乎

三子言性辯　杜牧

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人性惡揚子言人性善惡混曰

喜曰哀曰懼曰惡曰欲曰愛曰怒夫七者情也情出於性也夫七情中愛惡二者生而自能是二者性之根惡之端也乳兒見乳必拏求不得即啼是愛與怒與兒俱生也夫豈知其五者焉既壯而五者隨而生焉或有或亡或厚或薄至於愛怒曾不須臾與乳兒相離而至於壯也君子之性愛怒淡然不出於道中人可以上下者有愛拘於禮有怒懼於法世有禮法其有踰者不敢恣其情世無禮法亦隨而熾焉至於小人雖有禮法而不

能制愛則求之不得即怒怒則亂故曰愛惡者性之本惡之端與乳兒俱生相隨而至於壯也凡言情性之善者多引舜禹言不善者多引丹朱商均夫舜禹二君子生人已來如二君子者凡有幾人不可引以為喻丹朱商均為堯舜子夫生於堯舜之世被其化皆為善人況生於其室親為父子蒸不能潤灼不能熱是其惡與堯舜之善等耳天止一日月耳言光明者豈可引以為喻人之品類可與上下者衆可與上下之性愛怒居多愛

怒者惡之端也荀言人之性惡比於二子荀得多矣

象耕鳥耘辯

陸龜蒙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於歷山象爲之耕鳥爲之耘聖德感召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歟孔子叙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於是而足矣何感召之云云乎然象耕鳥耘之說吾得於農家請試辯之吾觀耕者行端而徐起墢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

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於天其為端且深非得於象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為疾且畏非得於鳥耘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濵之陶一無慼名何也豈聖德有時而不德邪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者張以就其怪非聖人之意也吾病其書之異端敺之使合於道人其從我乎雖不從吾亦不能變其説

太華仙掌辯

王　涯

西嶽太華華之首峰有五崖比壁破巖而列自下遠而望之偶為掌形舊俗土記之傳者皆曰昔河自積石出而西流既越龍門遂弭南馳者千數百里折波左旋將走東溟連山塞之壅不得去有巨靈於此力擘而剖其中跖而北者為首陽絶而南者為太華河自此洩茫洋下馳故其掌迹猶存巨靈之跡也余聞惑之乃往觀曰誕哉此說乎夫所謂神者非人也其動無聲其行無跡若形而無象若氣而無色拔山剖澤而不見其作鼓風

棄水而不見其力視不可察名不能及故推而謂之神苟有聲可聞有形可見非神之所為則皆人力之能及也烏有神之作力而有人跡乎且夫高天厚地聳山流川者神之所為也所言開山導河亦神也神之所以神者有作而無悖一成而不易烏有始塞而復達之始連而復絶之始不知終是不為神矣且此靈之運為何古乎在太初開闢之始乎為陶唐洪水懷山襄陵之際乎以為開闢之始也宜當胚渾之先天地未位萬象茫然

尚無定歸當止一河之壅抑而一靈與其道借有其事自為而着悠悠乎年代之眇沒其誰也克傳以為陶唐洪水之際乎則禹奠百川宜在禹貢乃曰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皆禹功之所致以達於海豈天地大異之若此典記不以為文哉天設四瀆宜有以通不當始遏其流滯撓其和氣及其汩亂而後理也且山谷之作此形何則不有嶮屼相薄高深相敵乃有鋭而出者為虎牙偶而背者為熊耳角而巘者為

牛首冠而峭者為雞頭必以形之類形而必加說則雞牛熊虎之象其亦有作乎余嘗覽張平子賦西京至巨靈高掌厥跡猶存之辭以為該閎精達常以是惑使不語怪神之旨何所述明暨覩其形而咨之果謬悠而無據也將假文神事以飾其辭歟為思而有闕歟因辯其由而述之以告山下

盧江四辯　盧璠

凡作事必法古名地者必求其古地而不古失其地矣

秦一天下破國為郡名地者唯求於禹貢與山海經故始皇二十六年以揚州之地為九江鄣郡會稽九江會稽出禹貢鄣出山海經按海内南經云三天子鄣山在閩西淮云在歙縣東浙江出焉海内東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淮云即彭蠡也今彭澤縣西是也經又曰一名天子鄣江南之鄣由此名也廬江在彭蠡西涯因廬江以立名項羽封英布為九江王盡有揚州之地漢高改九江曰淮南即封布為淮南王十一年布

誅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孝文八年長死徙封長子安為
淮南王賜為廬江王勃為衡山王應劭曰廬江故廬子
國也考尋載籍古無廬國之名是劭以廬江為廬戎之
地也按左氏傳廬戎亦曰廬在宣城西山中劭誤以中
廬之廬為廬江之廬後人因迷而不悟按漢書諸侯王
年表北界淮瀕略廬衡為淮南顏注云廬衡二山名也
衡即今霍山按東漢地理志建武十年省六安國以縣
屬廬江郡郡十四城有舒潯陽襄安郡南有九江東合

為大江大江之南與彭澤相接既得潯陽潯陽有廬山
廬山因江而名古矣廬江之地包江南北而有之周
景武廬山記云匡裕周威王時生而神靈居於山上世
稱廬君則是裕因山為號不因裕為廬而名山為西域
法者曰惠遠作廬山記不知所始乃曰匡裕出殷周之
際結廬山上因名山曰廬其謬甚矣按豫章舊志裕父
與番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而亡漢封裕於潯陽武帝
南巡封裕為明公是山不因裕而名愈明矣余故曰事

必法古名地者必求於古盧江自山海經所謂出三天子都者是也今山在彭蠡之上亡其所謂盧江者時移事古名與地改故也又按經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地理志云浙江出黟縣南率山東入海率則歙今浙江是也今率山在歙州南建延而西曰浙嶺浙水實出其陰又西走音奏彭澤凡三百里并水出三陽者皆西流匯於彭蠡盧江遠乎哉是必一水也又按今潯陽在江州大江之南古潯陽在大江之北名地為國者豈限江

之南北哉求於古而已矣盧江之國自山海經而名者為是

右辯盧江一

同食館不知名於何時咸謂自盧以往振廩同食因以為名按左氏桓十三年傳楚屈瑕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杜注云盧亦為盧盧戎南蠻也文十六年經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注云庸今上庸也今房州上庸即其地傳云魯人出師自盧以往振廩同食注云盧今襄陽中盧縣也振發

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次於勾滋勾滋楚西境也使盧戢梨侵庸戢梨盧大夫也又按漢書地理志當陽之中廬在襄陽縣南今猶有次廬村顏注云隋室諱忠故改為次又按楚莊王時都郢即今之江陵由郢而伐西北密邇之庸安有發東北數千里之廩上下同食哉此非廬江之廬明矣噫夫命名者不詳國地之本末俾後世地因名而生惑余今以廬江所治故六地也六與蓼皆滅於楚已滅而臧孫辰嘆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

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足以為後代鑑因更是館名曰建德

右改同食館名

漢書淮南王殺開章葬之肥陵肥陵肥水之上也在壽春應劭云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今按肥水出雞鳴山北流二十里所分而為二其一東南流經合肥縣南又東南入巢湖其一西北流二百里出壽春西投[去聲]於淮二水皆曰肥余按爾雅歸異出同流

肥言所出同而所歸異也是山也高不過百尋所出唯一水分流而已其源實同而所流實異也故皆曰肥今二州圖記皆不見夏水與父城惡賭其謂夏與肥合者乎合於一源分而為肥合亦同也故曰合肥而云夏與肥合者亦應氏之失也

右辯合肥

按圖記今冶父山在盧江東北即左氏所謂莫敖縊於荒谷羣帥囚於冶父茲山是也余按杜注及地理志荆

州記㫖云冶父城在荆州荒谷西北小城即冶父城莫敖縊於荒谷羣帥囚於冶父是也盧非盧戎之地同食異振廩之所安得復有冶父哉後人妄加之明矣矧囚於城豈囚於山乎余按今冶父山實有鐵冶乃作敎告縣名曰冶山不疑

右辯冶父山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

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去聲）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巴蒲反）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患業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時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矻矻以窮

年先生之於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子予反罅漏張皇幽渺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

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輙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平聲)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音亡)細木為桷欂櫨侏儒椳(烏回反)闑扂(丁玷反)楔(先列反)各得其施以成室屋者匠氏之功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

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以興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平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平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篇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

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音卑忘已量之所稱去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之不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狶苓也

仲尼不歷聘辯　盛均

學者多稱仲尼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行道不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也夫二國交驩曰聘以臣使於君亦曰聘男輸財於女國篤帛於士皆曰聘故無財與無

君國之命一不聘也當德蝕衰周道徂七國蓋仲尼傷禮樂不起是以學韶於齊求師於周將欲鑄義以鏡國張仁以羅俗使明筒為宗資也且去魯適衛蓋辭在於仕矣自宋之鄭殆非臣矣絕糧於陳蔡亦無財矣官至司寇果不為士安謂聘哉吾聞夫子觀夏道則之杞觀殷道則之宋較是而言雖他國可知也安謂歷聘哉

文之章辭　　　韋籌

垂日月所以為天也光感而形物於地備禮樂所以成

人也言成而著訓於簡非是而光者燭龍燿火亦光矣非是而言者狂童誽子亦言矣故定曰天文曰人文自文而之於地之於簡者章也然而文在帝則簡在史是以堯文思章於典舜文明亦章於典文王性堯舜之文也文治於西伯章於詩易仲尼性堯舜文王之文而弗帝弗伯也或章於禮樂經記曰性仲尼之文也文不及章偃商學仲尼文而之於人也故樂章武城民而經章魏國君伋性其祖者也參士南反以學而章於中庸軻性

伋者也勤於道而章於七篇由偃至軻無有禮樂者乎是畢由人文而章者也未見不由而章者也人視影於地者仰而見爝火而不見日月必曰非天文之章也視辭章於簡者久而見狂濫而不見禮樂則不曰非人文之章也浸有不文而自章諸國卿已降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使章不自人文也天下孰觀而孰化

獲麟解　　韓愈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

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之狀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鬛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

宜

國之興亡辭　　李華

為國者同於理身身或不和則藥石之針灸之若夫扶疾而不攻疾病則斃扶之者屍也齊隋之亡也以貞於終始為惑茍而無耻為明慢於事職為高曠見義不為為長者繩違用法則附強而潰弱也議於得失則異寡而同衆也尚學希古謂之誕趣便中時謂之工觀其燥濕而輕重之候其成敗而襃貶之肉食之尊以滋味糊

口忍危亡而僥祿利自是而下則曰上司猶如之我於國何有設能憤發則逆為備豫動開束闌氣沮志衰亦從以化倖於生者炎炎而四合死於正者求援而無繼麒麟悲鳴鳳鳥垂翅鴟鼓害翼犬呀毒喙則蛇鴞虎狼之徒其可向邪嗟呼心腹支體一也為病者萬焉雖有岐緩而不請岐緩視之而不救噫齊隋不亡得哉反是而理則王道易易也

象刑解

沈顏

舜禹之代象刑而人不敢犯言象刑者以赭以墨染其衣冠異其服色凡為三等及秦法苛虐方用肉刑鋸鑿箠朴楚毒畢至而人犯愈多俗益不治其故何也非徒上古淳朴人易為化亦由聖智玄遠深得其理故也夫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眾刑者眾則民無恥民無恥則雖曰劓之刖之笞之朴之而不為畏也何以知其然邪夫九人冠而一人髽則髽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髽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髽者勝民不知冠之髽之

為勝但見衆而為慕矣今免者多而刑者少人尚慕其多矣及刑者多而免者少焉以少為勝乎故曰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衆則民無恥民無恥則雖曰劓之刖之晳之扑之而不為畏也凡民之心知恣其所為而不知戒其所失今辱而晳之不足以為法也何者葢晳絶則罪釋痛止則恥滅恥滅則復為其非矣故不足以為法也虞舜染其衣冠異其服色是罪終身不釋恥畢世不滅豈特已以為恥也人之見之者皆

以為恥也皆以為戒也愚故曰非徒上古淳朴人易為化亦由聖智玄邈深得其理故也

人旱解　　　　盛均

湣灘歲越垠曠旱塞諸陽遷市不雨祈山川庶神又不雨觴土龍舞巫覡愈不雨或言邦有術人能捕退龍而譟之昔歲嘗然農剩其澤及名術人至而旱色如故太守怒亟命擒之術人遁去矣其遺橐有書一幅目曰人旱旱有三曰天旱國旱人旱曷為天旱寒陽肆凶下土

祇慎雖六七歲黎人不飢昌為國旱君道熾災德涸仁枯貪風暴氣蒸為時癘曷為人旱邦斁其政吏賊其行千里人心燥不為陰夫天旱求諸仁仁洽而時豊國旱求諸德德潤而澤流人旱求諸政政清而俗阜今僨遊於上刑黷於下百姓焦愁結成恨暑所謂人旱者也邦守不清其政而逮龍僨雨是猶乘撵適海豢羊望眞於何可眞乎太守得旨增怒是歲自正月不雨至於五月明年殍死者數千人而太守亦以財禍

工器解

程晏

匠刀者不必自用割匠弓者不必自用射善為器而已善割者不必善匠刀善射者不必善匠弓善用人之器而已庖丁豈自鍛而後操之耶由基豈自斵而後射之邪然則匠刀者不嫉庖丁之解匠弓者不嫉由基之中業已之為器而懼刀之不利弦之不勁也我器既利既勁稱彼之用是器得其所又何嫉哉蕭張為漢之器既利既勁矣不嫉漢祖之能刃我而解羽弦我而中羽天

下是業已之為器也反是者所謂己匠刃不欲人之善割己匠弓不欲人之善射然則器安適乎范增之器也既利既勁矣鴻門之言不用羽非善射善割若終不能用其器也是器豈嫉人也哉痛器之失其所也是言也不足為儒者道用警乎貪民嫉上之臣也

歸觧書彭陽公碑陰　　朱闕

古者以死為歸也然則豈死者皆得歸哉故有兇肆之徒壓溺而斃貪暴之輩刑戮以亡謂之不得其死不得

其死是不得所歸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辱其親是得所歸矣所歸者猶有數品焉有跛躄而歸者有困窮而歸者有憂鞠而歸者有暇豫而歸者有榮顯而歸者有欣喜而歸者佞媚於生前而得其死者跛躄而歸也愚鄙於生前而得其死者困窮而歸也殭暴於生前而得其死者憂鞠而歸也三者皆弗其歸路也正直於生前得其死者暇豫而歸也敏達於生前得其死者榮顯而歸也仁惠於生前得其死者欣喜

而歸也三者皆坦其歸路也嗚呼公昔有遺德於生前矣而今之歸也豈有跛躄困窮憂鞠之苦而無暇豫榮顯忻喜之逸哉公歸之道光矣子慼公之知獨來弔作歸解或曰子不識彭陽公而云知豈誣也哉曰公尹洛禮陳商為郫薦蔡京蒞京辟李商隱子偶不識公耳公之知子如春潦之弃壑夏雲之得龍秋弧之發矢冬鑪之納火勢豈後於三子哉是則公亦知子者也何必識然後知乃曰之知也在道之相望爾昔殷湯與周公

不相識孔子與周公不相識孟軻與孔子不相識楊雄與孟軻不相識韓愈與楊雄不相識果不相知哉伊尹與夏桀相識比干與殷紂相識果相知哉今天下大國之侯小國之伯于常識之矣目且相視言亦相交豈得為余知也哉于慼歎碑下歸解於是書之

命解　　李翺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知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何命之為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而不求有得之者皆

命也人事何為二子出或問曰二者之言其孰是也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皆以為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爾循其方由其道雖禄之千乘之富舉而立諸卿大夫之上受而不辭非曰貪也私於己者寡而利於天下者多故不辭也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其道雖一飯之細也猶不可受況富貴之大耶非廉也利於人者鮮而賊於道者多故弗為也何智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其亦可

知也

叛解

李　甘

或曰申恒何雠而叛解曰盜賊富豪雠乎且惏其財而强索之若宄其主也申習盜恒習賊差乎解曰害財曰盜以盜害人曰賊天下有士家之有紵粟也天下有相家之有子弟也申憑葉縣非盜歟恒驚窣相非賊歟或曰有盜一金費十金而可捕爲之乎有賊一夫殺十夫而可磔行之乎今三年兵之非十金而捕如費何萬人

死之非十夫而磔如殺何解曰以金為輕而不捕則窮人家家謀盜矣富人家家遇盜矣以一夫為寡而不磔則壯夫人人為賊矣懦夫人人被賊矣是故盡天下之盜者三年為蚤也勝天下之賊者萬人為少也或曰吾聞寡夫重閉盍鍵乎解曰天雨垣敗盜賊乘之門之閉耶曰以彼背叛之功也贖而吏之何如解曰盜賊欲巧吏不欲擾如贖倡而為妻也為倡且淫為妻且禁乎

唐文粹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文粹卷四十八上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范廷驊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四十七

宋　姚鉉　編

古文己 總二十六首

說二十四 訂一附

天說 柳宗元

朝日說

禘說

漢史贅桑弘羊評　張彧

天說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飢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為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蓏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為癰瘍疣贅瘻痔亦蟲生之木朽而蝎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邪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

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竅墓以送死而又穴為偃溲築為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為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為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

滋少是則有功于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讐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為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為是邪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黄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繁而息者其能有怒乎天地

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惡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矣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木邪

朝日說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寮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說者則朝拜之云

也今而加祀焉則朝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云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溪右尹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礱其椽張老夕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少采

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之類足矣又加祀

焉蓋不學者爲之也䆒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于世

可乎余從之

䄍說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䄍進有司以問䄍之說則曰合

百神於南郊以爲歲報者也先有事則質于户部户部

之辭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蝗于某癘疫于某則黜其方

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

方其禮乃通若是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惝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為心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蓋于人也以其誕漫惝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況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于人者何也余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豈人為之

邪故其黜在神暴乎耗乎沓貪乎罷弱乎非神為之也故其罰在人今夫在人之道則吾不可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而教之實則隱以為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蝗不為災虎負子而趨是非人之為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為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者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茍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漫之說勝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豈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

之衆人其去聖人亦遠矣而耻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者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耻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耻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

訣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知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未必不如師師未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儉不至說

來鵠

翦腐帛而火焚者人聞之必遽相驚曰家之何處燒衣邪委餘食而在地者人見之必遽相駭曰家之何處弃食邪燒衣易驚弃食易駭以其衣可貴而食可厚不忍焚之弃之也然而不知家有無用之人廢有無力之馬無用之人服其衣與其焚也何遠無力之馬食其粟與其弃也何異以是焚之以是弃之未嘗少有驚駭者公孫弘為漢相蓋布被是驚家之焚衣也而不能驚漢武之國侍奢服晏子為齊相豚肩不掩豆是駭家之弃食也

而不能駭景公之廄馬千駟

水樂說　　元結

元子於山中尤所耽愛者有水樂水樂是南礵之懸水淙淙然聞之多久於耳尤便不至南礵即懸庭前之水取歆曲竇缺之石高下承之水聲少似聽之亦便

訂司樂氏

或有將元子水樂說於司樂氏樂官聞之謂元子曰能和分五音韻諧水聲可傳之來請觀學元子辭之使門

人以南磵及庭前懸水指之樂氏醜惡慢罵曰韻嘖多矣焉有聽而云樂乎此言聞元子元子謝曰次山病餘惛固自順於空山窮谷偶有懸水淙石泠然便耳醉甚或與酒徒戲言呼為水樂不防君子過聞而來實汙辱君子之車僕樂官去李川問曰向先生謝樂官不亦過甚曰然吾為汝訂之汝豈不知彼為司樂之官老矣八音教其心五聲傳其耳不得異聞則以為錯亂紛惑甚不可聽況懸水淙石宮商不能合律呂不能主變之不

可會之無由此全聲也司樂氏非全士安得不甚謝之嗟乎司樂氏欲以金石之順和絲竹之流妙宫商角羽豐然迭生以化全士之耳猶以懸水淙石激淺注深清瀛滺溶不變司樂氏之心嗚呼天下誰為全士能愛夫全聲也

捕蛇說　　柳宗元

永之野産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去死

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犇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慼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之三世居是鄉積于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慼

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觸
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
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
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
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
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
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
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

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人安敢懼毒邪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常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乎觀人風者得焉

猫虎說　　來鵠

農民將有事於原野其老曰遵故實以全其秋庶可望矣乃具所嗜為獸之羞祝而迎曰鼠者吾其猫乎豕者

吾其虎乎其幼感曰迎貓可也迎虎可乎豕盜於田逐之而去虎來無豕餕將若何抑又聞虎者不可與之全物恐其決之之怒也不可與之生物恐其殺之之怒也如得其豕生而且全其怒滋甚射之擭（胡化切）之猶畏其來況迎之邪噫吾亡無日矣或有決於鄉先生先生听然而笑曰為鼠迎貓為豕迎虎皆為害乎食也然而貪吏奪之又迎何物焉由是知其不免乃撤所嗜不復議貓虎

説鶻

柳宗元

有鷙曰鶻者巢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于其下者伺之甚熟為余説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烏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之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為仁義器耶是故無號位爵禄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㲉卵而知攫食

決裂之事爾不為其他凡食類之飢唯旦為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飢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邪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黙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鵂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牆而走是不近於煦煦者邪今夫鶻其立趯然其動砉然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邪由是而

覩其所爲則今之說爲未得也孰若鷸者吾顧從之毛

邪翩邪胡不我施寂寥太清樂以忘飢

說天雞　　　　　　　羅隱

狙氏子不得父術而得雞之性焉其畜養者冠距不舉毛羽不彰兀然若無飲啄意洎見敵則他雞之雄也伺晨則他雞之先也故謂之天雞狙氏死傳其術於子焉且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錯觜距銛利者不與其棲無復向時伺晨之儔見敵之勇峨冠高步飲啄而已吁道

之壞矣有是夫

田說　羅衮

一夫田甲氏乙氏判而農之乙氏糞其田田善收甲氏以為不善守天地之和風雨之絜而不善收噫造化之功不如糞土乎

竄利說　李甘

吾竄乎奚竄吾竄利也利所趨也所竄也吾將為之所為也吾豈為人之所為也哉今是頑人曾無不忍之心

然常獨有忍心者緜害於利也且謂螻螾大於麋鹿則許之乎聾不許也然人顧而遺螻螾則迂足而活之過而傷螻螾則失聲而痛之顧而見麋鹿則援弓而逐之幸而中麋鹿則失聲而喜之忍於大者不忍於小者何歟麋鹿利於口腹也螻螾不利也故居於利則雖麋鹿忍也不居於利則螻螾不忍也然則羈於利而忍於麋鹿者獨小人邪長人有甚焉長人則果忍於人矣烏有是哉前有將官兵以誅恒蔡叛者不十餘戰而能殺萬

人則師喜不能殺萬人則師耻豈翅忍乎從有侈富而劫死者有怨曠而姦死者有飢寒而道路死者有加兵死之數今是長人固有不忍之心然獨時有忍心者亦蹤害於利也是故利滋慱者忍滋多也吾方與之角利將在所不忍乎故曰吾竄乎奚竄吾竄利也如此倪讀倚詠孳孳於策試者竄而非邪然吾之所竄竄乎心也不竄乎身昔者趙孤正晉先盟五合諸侯傳曰生不及利彼豈竄吾身哉

原晉亂說

楊夔

晉室南遷制度草剏承永嘉之後囂風未除廷臣中猶以謝鯤輕佻王澄曠誕競相祖習以為高達卞壼厲色於朝曰帝祚流移社稷傾蕩職茲浮偽致此顛敗猶欲崇慕虛誕汙蠹時風奏請鞫之以正頹俗王導庾亮抑之而止噫西晉之亂百代所悲移都江左是潔源端本之日也猶乃翼虛駕偽崇扇佻薄躡諸敗跡踵其覆轍以此剏立朝綱基搆王業何異登膠舩而汎巨浸操朽

索以馭奔駟乎設或行卞壼之奏黜屏浮偽登進淳實左右大法維持紀綱則晉祚亦未可量也其後王敦作逆蘇峻繼亂余以為晉之亂不自敦峻而稔於導亮

吳相容說　　袁皓

孫室季壞其相更相語曰不日不月吾其晉臣乎有容前而語曰相君不聞物之化者邪蛇化為龍龍之孫見蛇而笑之謂吾祖之世龍焉殊不知蟒之腥尚存乎大澤之畔家化為國國之孫見家必笑之謂吾祖之世國

焉殊不知耕稼之具未朽於歷山之下蓋由知龍而不知蛇知國而不知家噫堯舜聖人也丹均而不能嗣而況吳以干戈而得邪相君諭而泣

雜說五首　　陸龜蒙

先儒曰瞽叟憎舜使塗廩浚井酖于觴酒欲從而殺之舜謀於二女二女敎以鳥工龍工藥浴注（一云汪）豕而後免矣夫勢之重壯夫不能不畏位之尊聖人不得不敬況舜揩于天子頑嚚嫚戾者獨不畏之又從而殺之且

堯之妻二女帥九子觀舜之德舜乃受教於女子其術怪且如是是不教人以孝道教人以術免也固堯使勗之非觀德也何足以天下付

郃侯姜女之生子也始弃之命之曰弃宋苪司徒之生女也始弃之亦命之曰弃郃弃為稷官葢民賴之宋弃美而生佐幾移於宋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形之類也奚病擇其道如何耳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

尹戌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況吉凶他人乎

傳曰武王罷朝而襪系絶顧左右無可使結者衛褚師呼聲子結襪而登席漢廷尉為王生結襪襪之有帶其來尚矣今獨亡之嗚呼古之制亡者十八九矣襪帶之足云

柳下季之妻誄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吕不韋作春秋秦人不敢損一字德與刑如何哉

雜說四首

韓愈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人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

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帝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

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為之

談生云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為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倛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狠者貌則人矣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為不失

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予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材美不外見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

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邪

祀黄熊評　　程晏

傳曰子産聘晉晉侯有疾夢熊以為厲鬼子産曰鮌之神化為黄熊鮌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未之祀乎遂使祀之而杜預又注曰言周衰晉為盟主得佐天子祀羣神也曰異乎吾之説也若鮌為夏郊三代祀之即掌周禮者存焉晉為主盟豈天子祀典宜諸侯而僭之

邪是不可祀之者一也羽山又非晉望是不可祀之者二也鮌若爲天下厲即有天子太厲司其祀矣是不可祀之者三也若爲一國之厲即有侯東海者國厲司其祀矣是不可祀之者四也況祀爲夏后鮌有歸祀又不爲厲是不可祀者五也子産言祟厲之事有二吾取其一焉言實沈臺駘之祟吾取之矣黄熊之厲吾不敢聞晉侯方疾其或荒邪内作偶夢色象之一物謂之黄熊安可執加鮌厲而爲昏越之祀哉

漢史贊桑弘羊評　　張彧

班固稱弘羊擢於賈豎方以版築飯牛且謂漢之得人於兹爲盛又與仲舒石建汲黯日磾等二十餘人並論而談殆不然矣夫君人者務於得賢故不隔卑鄙將慮賢者之處賤不謂賤者之必賢古者乃欲以伊尹負鼎取類於庖人太公坐釣永備於漁叟不亦遠哉且上之所欲人必有成之者故曹伯好田則公孫彊出陳侯好色則儀行父至殷辛滛酗則惡來革進周厲貪虐則榮

夷公起漢武殘剥四海則桑弘羊擢其所由來者久矣書曰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抑為此也季孫用田賦孔子書而譏之以其踰周公之制也而況攘臂抵掌力為天下聚斂之人乎義也者君子所死生而小人之所不及利也者小人之所赴蹈而君子之所不忍為漢武必欲行先王之道守高祖之法則焉用弘羊欲奪萬姓之利閉生人之資則天下市籍小人皆能之矣亦何獨弘羊乎善為盜者藝愈精而罪愈重盜愈利而主愈害弘

羊善心計榦鹽鐵扰秋毫令吏坐販不顧王者之體府庫盈而王澤竭一身幸而四海窮於弘羊之計則得矣漢亦何負於弘羊哉卜式絜已自守不及時政知弘羊罪欲烹以致雨孟堅躬修國史垂法來代奈何以錐刀異類齒得人之謚一言不智其若是乎

唐文粹卷四十七